

四庫全書

經部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四書或問卷二十三至三十一

詳校官監察御史臣左周

刑部郎中臣許兆椿覆勘

總校官編修臣王燕緒

校對官中書臣孫球

謄錄監生臣郭覆元

四書或問卷二十三

宋 朱子 撰

論語

微子第十八 凡十一章

或問三子之心同出於至誠惻怛則可見矣抑何以知其所處之各適其可耶曰按史記殷周紀宋世家所記此事先後皆不同惟殷紀以為微子先去比干乃

諫而死然後箕子佯狂為奴為紂所囚者近是葢微子帝乙元子當以先王宗祀為重義當早去又決知紂之不可諫也故遂去之而不以為嫌比干少師義當力諫雖知其不可諫而不可已也故遂以諫死而不以為悔箕子見比干之死則知已之不可諫且不忍復死以累其上也見微子之去則知已之不必去且不忍復去以背其君也故佯狂為奴而不以為辱此可以見三仁之所當為易地皆然矣或以為箕子

以天畀九疇未傳而不敢死則其爲說迂矣同謂之仁者以其皆無私而各當理也無私故得心之體而無違當理故得心之用而不失此其所以全心之德而謂之仁與曰然則史記三子之事與夫子之言先後不同何也曰史所書者事之實此所記者以事之難易爲先後耳曰諸說如何曰范氏疎矣三子之仁豈以足以有天下而名之耶吕謝意同而謝密矣但三子之於仁非但知之而已謝氏之論仁多如此葢不

可曉或其章首本有知字故其下文如此葢謂讀者言之如侯氏之云則可耳游氏所謂仁人之用心惟仁所在則從之不論所以者似非知仁之言葢仁者心之德有是心而不失其德則謂之仁人一時如此則一時之仁也一事如此則一事之仁也其時與事雖有不同而所謂仁者則常在此而不在彼也葢始出乎此而終合乎此耳若如游氏之言則是所謂仁人者與仁自為二物人常在此仁在彼而以人往從

乎仁也其曰彼獨以是求仁焉則又甚矣彼夷齊者亦曰不如是則無以得其心之所安而賊夫德耳豈曰仁在於彼而餓死以求之哉其論宰我之問則予於本章已辨之矣楊尹氏則皆得之而尹氏所謂當為者則當以予前說通之耳

或問柳下惠仕而屢黜黜而復仕至於三黜而又不去焉何也曰進不隱賢必以其道不以三公易其介所以屢黜而至於三也降志辱身援而止之而止雖袒裼

裸裎於我側不以為浼所以黜而復仕既三黜遂不去也或曰惠知直道之必黜而不去然則其將枉道以事人乎曰不然也惠之意若曰我但能直道事人則固不必去魯而適他國矣若能枉道以事人則亦不必去魯而適他國也其言汎然若無所指葢和者之氣象如此而其意則固自信其不能枉道而事人矣是以三黜之後雖不屑去然亦意其遂不復仕故孔子得以列之於逸民之目諸說尹氏得之謝說玩

世不恭之意亦善重適他邦以下則非柳下惠之意
楊氏以孔子無可無不可為近於和亦非也夫無可
者近於清無不可者近於和是以孔子之於夷惠集
其大成而時出之豈曰無可無不可而反獨近於一
偏之和歟葢為是說者其立心制行有近於柳下
之風者故未察乎孔子之言而并以為亦若惠之為
也馬援稱漢高祖無可無不可其失夫子之意亦若
此耳楊氏發明一篇之旨則善然亦有疑於牽合者

侯氏和而介者善矣所謂介之量則不可曉豈放程子清者之量而失之歟若曰和之守其庶幾乎其以降志辱身為絶其流亦非也聞之師曰柳下惠之直道其自知甚審其自信甚篤所謂確乎其不可拔者也若漆雕開之未能自信豈其自度有未至於斯者歟益范尹之意同張敬夫曰其曰焉往而不三黜則亦幾於不恭矣此與謝氏意亦相發

或問三章之說曰程子尹氏得之矣范氏所論折衷之

意亦善楊氏以景公不能致敬有禮又不能行其言而孔子去則有合於孟子之云矣然以文意考之而參以程子尹氏之説則恐未安也夫季氏之專彊僭逼夫子所深惡也又何必以是自處而責人之不我從也耶楊說見下章

或問史記載孔子之去魯也有彼婦之口可以出走之歌今尹氏直以為知魯之君相無敬賢之心而去何耶曰齊人之謀固欲以是沮孔子矣葢欲以女子為

間於魯之君相使之先有以熒惑其耳目感移其心志遂乗間而進說以沮敗其所為甚則或遂中以不測之禍而不慮孔子之覺之早去之速也然孔子之覺之也直以其無敬賢之心知其不足與有為耳而其禍之將至者則固亦不外乎此也尹氏之言不及其他其有得於孔子之初心與范氏所引膰肉事亦得其旨

或問五章之說曰此無他說但侯氏似以鳳徳之衰為

孔子之不見用於時恐不如舊說之善也

或問六章之說曰諸說皆善而范尹氏尤詳可熟復也但程子張子誰以易之一句文義微有未安蓋桀溺言天下皆亂夫子將誰與變易之故夫子觧之曰若天下有道則我無用與人變易矣是所謂誰者乃指世人而言而所謂易者皆主夫子而言之也今曰誰可以易之又曰誰肯以夫子之道易己所為則皆不主夫子而言又曰如何變易之則又不見誰字之為

何人也楊氏謂夫子為非辟人者而以鳥獸不可同羣為夫子自辨其不辟人之辭則失之夫子去魯適衛去衛適陳至於微服而過宋以辟桓魋之難則固不免於辟人矣桀溺既以辟世自處故譏孔子之不能辟世而徒辟人也然辟人者特以義去就而未嘗遂與人絶若辟世則遂與人絶直與鳥獸同羣矣故夫子所謂鳥獸不可與同羣者乃所以譏桀溺之辟世而與人絶耳非以自解其不辟人也

或問七章之說曰諸說皆善但范氏所謂名不足以累之者非是大人之名偶不見於經耳何以知其不累於名而固惡之耶所謂扶世立教者亦非是大抵范氏所論聖人之事多如此已辨於前章之下矣謝氏以夏商之衰未有辟世之士但偶不見於聖人之經耳書傳所載固多有之而此篇大旨亦初不在是也又以不知身世之有間為聖人之無我恐亦未然所謂無我者但為無彼我之私耳曷嘗誤以我為人而

認人為我哉而楊氏論子路丈人處尤得其曲折也
矦說疎矣曰然則知道之不行矣而徒仕可乎曰仕
所以行義也義則有可不可矣義合而從則道固不
患於不行不合而去則道雖不行而義亦未嘗廢也
是以君子雖知道之不行而未嘗不仕然亦未嘗懷
私徇祿而苟一時之安也由此觀之道義之未嘗相
離也亦可見矣曰接輿以下數子尹氏以為皆素隱
者而楊氏獨以丈人為求志而非素隱何也曰無德

而隱無故而隱皆素隱也若楊氏之意則丈人者庶其免於無德之隱矣然其知子路之賢而止之宿乃未嘗一言以及其所求之志也則又安得而逃夫尹氏之譏哉

或問八章之意曰范謝尹氏得之呂氏中庸之說非是楊氏制行相救之辨於此章發之不若其於孟子第十篇首章論之之當而其所以為說者亦不若彼之詳且明也侯氏以夷齊為鄰於仁者與所謂求仁得

仁者異矣其論無可無不可者則得之

或問何以知亞飯為侑食之官也曰白虎通曰王者平旦食晝食晡食莫食凡四飯諸侯三飯大夫再飯故魯之樂官自亞飯以下葢凡三飯也諸説則張子謝氏得之程子以為此數人之去由樂正魯不用而放棄之則未知其為魯不能用正樂而棄賢耶抑以為魯樂既正而黜此人也如前之説則與張子不異如後之説則此篇所記皆潔身遯世之士不應以曠官

失職淫樂之賸參於其間也其辭太簡無以考其歸趣是以論而闕之范氏以為記樂所由廢恐初無此意又謂諫不用而去者亦非也此章之說大抵本無所據但其寬平廣博者取數或多此章所指太偏未有以必其然耳楊氏以為著之以見周公之澤而通其意於下章則又太偏而近於鑿矣

或問施之為弛何也曰陸氏釋文云爾而吴氏考開元五經文字亦作弛是唐本初未嘗誤也然孔說已訓

為易則漢本已作施而讀如衛綰傳之施易者耳如音移顏音弋豉反此不可曉然作弛者於義為得故程伯子以三句反復而言恐其意或出此但其辭簡略未有以驗其必然耳至於呂氏則固明言之但不引二書為證豈其暗合也與曰他說如何曰有以施為施與之施者言不私其親暱也然考之於經未見不私之文則疑於不通有無而愸然無恩者有以謂無失其為親者則似呂氏之說矣然其旨不分明則未知其果

以何為說也有以施為施報往來之意者則人之所以害其親親之恩者其失在於望報而不在於施今不責其望報而徒曰不施恐文勢之輕重不應如此也是皆不考於釋文之過也又有謂施為施刑之施而引左傳晉施邢侯漢書成帝欲施諸舅之語為證以為考之於書魯公氣象頗傷嚴急故周公以此四言者戒之其意美矣然施字之說則恐過深君子所以為親親之道豈但當不殺之而已哉至於四言之

序則亦呂氏得之范氏以為記魯之所由衰者恐亦
未必有此意也

四書或問卷二十三

四書或問卷二十四

宋　朱子　撰

論語

子張第十九凡二十五章

或問首章之說曰諸說皆善而謝氏尤有力范氏語意繁複葢不可曉而又以已為止非子張之意楊氏分别成人與士之别則已支矣曰其可已矣豈不猶首

篇之十五章所謂可也者歟曰可之為可則同然曰可也則其語抑曰其可已矣則其語揚此又有不同者讀者所當辨也

或問弘之為寛廣奈何曰此以人之量而言也盖人之所以體道者存乎德而其所以執德者存乎量量有大小之不同故人之所以執德有弘而有不弘也夫總羣言該衆理而不自以為博兼百善具衆美而不自以為得知足以周萬物而於天下之事有不深察

才足以濟衆務而於天下之事有不屑為恢恢乎其胷中常若有餘地焉此非其量之大則其所以執德者孰能如是之寛廣而不迫哉易所謂寛以居之而曾子所謂可以任天下之重者正謂此耳其量之小者一善之得則先為主而若不可以有所容一事之當則喜自負而若不可以有所加小有知則必欲用其知小有才則必欲試其才所謂執德不弘者蓋如此雖其所守之固若不可奪然亦安能為有亡哉程

子之言雖若與經文小戾然子張以天資之美為言故以執德弘為主程子以進學之序為言故以信道篤為主也夫既非其資禀之本然而又信之不篤則其所守何由積累充擴以至於弘哉范氏以為發强剛毅而後能執德則執字之義反重於弘以有執德然後能信道則於其先後淺深之序又有未得者謝氏所謂心不廣者最為近之但范氏所謂不足有容則鄙詐入之謝氏所謂物莫能勝則若有不切者然

不弘則鄙薄纖巧之心生而是非利害得喪之自外至者足以奪其所守要熟復而深體之乃可見其意耳楊氏所謂大不足以有容侯氏所謂無所容立語既約而又不若范氏之下文有可考者故未有以知其所以指意者或但為容物之容乎容物固弘之事然於執德字無所當若以容字指夫所執之德而言則與下句信道不篤者又不相類恐不得以是為說也曰焉能為有亡之說如何曰楊尹得之但言其人

不足為輕重耳其他則張子謝氏為一說范氏侯氏為一說似皆未得其旨也曰尹氏所謂一出一入者其於信道不篤不能為有亡者則得之矣執德不弘則又何以言之耶曰其執德也不弘如前所云者則雖不出不入固守其所而亦無所係於有亡之數矣

或問三章之說古注以二子論交有泛交擇交之異而尹氏亦用其說程子乃以為有初學成德之不同二說孰是曰人之交際固有親疎厚薄之不同然未有

容之於始而拒之於終者包氏之說於此為不通矣初學固當從子夏之説然不求諸已而遽以拒人為心則非急已緩人之道成德固當如子張之説然於是非善惡之間一無所擇則又非所謂仁者能好惡之心矣以此觀之則程子之説亦若有未安者焉曰然則柰何曰二子之言各有所偏吾既已論之矣折以聖人之中道則初學大略當如子夏之言然於不可者亦踈之而已拒之則害乎交際之道成德大略

當如子張之說然於其有大故者亦不得而不絕也
以是處之其庶幾乎曰他說如何曰范氏旣以為孔
子有所與有所拒以合乎子夏之言而又稱其見互
鄉不絕原壤以明子張之道廣首尾衡決殊不可曉
葢其所以病子夏者未有以異乎夫子損益之云者
是以其語意不屬而無抑揚之力耳謝旣以交際當
如子張則是凡人皆當如此而又謂非大賢不能則
又若非衆人所及者其亦自相矛盾矣楊氏葢用程

子之說而似以為二子之言有相為先後之意則非當日之本意矣

或問何以言小道之為農圃醫卜技巧之屬也曰小者對大之名正心脩身以治人道之大者也專一家之業以治於人道之小者也然是皆用於世而不可無者其始固皆聖人之作而各有一物之理焉是以必有可觀也然能於此者或不能於彼而皆不可以達於君子之大道是以致遠恐泥而君子不為也范楊

之說蓋本於此若謝氏初意蓋亦謂此而其後乃以莊老釋氏當之則其說將有自矛盾而不可通者矣蓋曰坦途之支別則非異端之謂謂之異端則其所可觀者非真可觀亦不待致遠而已不可行矣豈可謂其皆坦途之支別而可由乎侯氏之失近亦類此尹氏雖不明言小道之為異端然曰足以惑人則猶謝氏之意也

或問五章之說曰尹氏最為得之范氏之云則於彼此

先後之序兩失之矣且以知所亡為知新者猶可也以無忘所能為温故則不可葢温故者慮其遺忘而温習之無忘所能則其見之之明守之之固無待於温習而自不能忘矣觀尹氏不失之云則可見其得失也謝氏謂學非讀書之謂而以體常盡變為言則失之過高矣子夏之言所謂知其所亡者正以其講習問辨而有所益耳豈遽若是之大而無當乎夫日用不窮者雖因於應變然其理則初未嘗不素定也

不得為所亡不離大體固所謂體常然非人之智力所及也不得為所能又曰非為人者能之則是凡讀書者皆為人之學也此蓋懲於玩物喪志之一言而推之過於其分不察乎所謂為已為人者蓋以其心而言耳楊侯氏日益之云以之言日知所亡則可而於無忘所能則有所未盡也楊氏又以習察為言與此殊不相似疑其意以日知所亡為習以無忘所能為察也若是則於彼此文義之間皆有所不通矣

或問六章之說以為心不外馳而事皆有益者何也曰程伯子之言心不外馳之謂也叔子之言事皆有益之謂也心不外馳則仁之體無不存事皆有益則仁之用無不得矣曰兩程子所謂近思其義亦若有不同者奈何曰是亦如其前說之殊也伯子之意葢曰思之以不逺乎己耳叔子所謂類推者則以思之有序為近也伯子之言固亦得其本者然不參以類推之說則將有捐事棄物專以反思默造為功而不自

知其陷於異端者是則二子之説雖殊要之不可以偏廢也曰如子之言凡言在其中者皆為求此而得彼之辭則此四者亦不為求仁之事耶曰四者之效雖卒歸於得仁而其言則講學之事初未有求仁之意也聖賢之言求仁必本於實踐而非空言之所可與然於講學之間能如子夏之云則於吾之心有所制而不放於事之理有所當而不差矣志於講學而可以為仁亦何害其為求此而得彼哉曰然則視聽

言動之必以禮居處執事之必恭且敬與人之必以忠亦其理之所當為而非有求仁之意也則亦可以為求此而得彼乎曰吾固嘗言之矣彼以履踐之實事而告夫問仁之言此以講習為言而非本有求仁之心也葢亦不得而同之矣曰諸説如何曰范氏四者之分泛而不切謝氏心不外馳者得之而以博學為成吾切問近思之理則失之矣葢四者之序如此若曰切問近思所以成吾博學之功則可矣今方博

學則又何以預成乎後日之切問近思哉是葢惑於
博學為非心不外馳之事而又懲乎玩物喪志之言
故曲為之說如此且獨不聞孟子張子之言乎孟子
曰博學而詳說之將以反說約也張子曰書所以維
持此心一時放下則一時德性有懈讀書則此心常
在觀此二言則玩物喪志心不外馳二說之疑可釋
然矣楊氏為仁由己尹氏成吾之仁似皆以為吾之
所以講學者為己有意於求仁非此章之旨也

或問七章之說曰范楊以學為重謝尹以致道為重亦各有理然必合而觀之其義始備耳謝氏以學不能致道為工不信度之比則非也葢信度在作器之前而致道在為學之後其取譬亦不精矣又以二者皆為逸居而無所事亦非也工不信度正謂有事而無法學不致道則為有事而不要其成耳豈無所事之謂哉侯氏之說亦踈葢學固所以琢磨其所未中然以琢磨未中為盡乎學則不可中固所以形道然以

中為盡乎道則不可況本文初無是語而必强加之乎或問八章之說曰范氏引證甚善謝侯說亦為得之但亦互有得失葢謝氏深得小人之情而所謂昔過今非者殊無悔懼愧恥之意似亦太輕易矣侯說善發君子之意而所謂恥過作非者亦為未盡必文之事也合而觀之則庶乎兩得矣楊說文意有未盡善者若曰君子自訟故能改過則可今以改過先自訟則倒置矣恥過亦衆人之常情但君子恥而改之小人

恥而文之則不同矣今專以恥過為小人之事亦未安也

或問九章之説曰程子至矣其曰非禮勿言者蓋曰不言云爾而傳者失之以囁嚅形厲之反尤為明白所謂合開口者亦曰理之所當然耳契於期事非理之所得言者蓋取其事之難言而猶言之非以為理之當言也其曰孔子全之者蓋以孔子明之而或者因以為子夏之言正為孔子發也諸説唯楊謝尹為得

之范氏葢本程子之說而自敬義以下則其附益之贅也以儼然為直內則言厲者獨不由直內而出乎以言厲為方外則儼然者獨非方外之事乎以不孤為溫則尤無所當豈以孤為孤特之孤乎其亦誤矣謝氏第二說但以言不輕發為厲葢本程子之說然不決於理而徒務於不言似亦未盡其意也

或問十章之說曰程子楊尹氏皆專以信為在己謝氏專以信為在人以文勢推之恐皆未盡唯范氏為有

誠意交孚之意斯得之矣謝氏所引量而後入者恐亦非禮記之本旨也曰然則盤庚之遷比干之諫奈何曰子夏之言亦論其常理耳事或有變則其輕重之間又有所謂權者不可以執一論也

或問十一章之説曰程子張子至矣但張子之説又相因而為文耳謝氏以未至於聖為言正與張子相反若然則出入乃其自恕而不能勉者而非子夏之所可矣范尹之説亦有此病然謝氏學者貴知大體以

下則善而楊氏為得程子之意耳

或問十二章之說程子所謂灑掃應對便是形而上之事何也曰灑埽應對所以習夫形而下之事精義入神所以究夫形而上之理也其事之大小固不同矣然以理言則未嘗有大小之間而無不在也程子之言意蓋如此但方舉灑埽應對之一端未及乎精義入神之云者而通以理無大小結之故其辭若有所不足而意亦難明耳徐繹其緒而以是說通之則其

辭備而意可得矣抑程子之意正謂理無大小故君子之學不可不由其序以盡夫小者近者而後可以進夫遠者大者耳故曰其要只在慎獨此甚言小之不可忽也而說者反以為理無大小故學者即是小者而可以并舉其大則失之遠矣其曰便是云者亦曰不離乎是耳非即以此為形而上者也曰其曰與佛家黙然處合何也曰佛氏以有言有說為二而以黙然無言為不二法門亦曰有以契夫理之全體云

爾然此亦為世之習乎彼者言之因以彼之言形此之理爾非以為此之理即彼之言也葢吾之所謂灑埽應對者其理則一而是非當否之間毫釐有不可失者彼之所謂默然者則泯然而無是非善惡之分焉其不同也亦審矣程伯子語多如此如第十七篇予欲無言之說亦為夫習於彼者而言之耳今讀者類不深察信之過者則遂以為儒釋之歸實無二致不信之甚者則又直詆以為竊取釋氏之妙以佐吾

學之高二者其向背出入之勢雖殊然其為失𦙍均矣曰既以為理無大小而又以為教人有序何也曰無大小者理也有序者事也正以理無大小而無不在是以教人者不可以不由其序而有所遺也蓋由其序則事之本末鉅細無不各得其理而理之無大小者莫不隨其所在而無所遺不由其序而舍近求遠處下窺高則不惟其所妄意者不可得而理之全體固已虧於切近細微之中矣此所以理無大小而

教人者尤欲必由其序也子游之說蓋失於此故不知理之無大小則以灑埽應對為末而無本不知教人之有序故於門人小子而欲直教之精義入神之事以盡夫形而上者之全體也子夏與程子此條之說蓋直以其有序者言之然其所以有序而不可易者則又必以程子先後諸說推之而後得其說也曰其然所以然之說奈何曰灑埽應對之事其然也形而下者也灑埽應對之理所以然也形而上者也自

形而下者而言則灑埽應對之與精義入神本末精粗不可同日而語矣自夫形而上者言之則初未嘗以其事之不同而有餘於此不足於彼也曰其曰物有本末而本末不可分者何也曰有本末者其然之事也不可分者以其悉具所以然之理也曰舞射以下三條之說若皆以即此便為聖人之事何也曰亦言其理之在是而由是可以至於彼苟習焉而察而又勉焉以造其極則不俟改塗而聖可至爾豈曰一

灑埽一應對之不失其節而遂可直以聖人自居也哉曰諸說如何曰張子先傳後倦之說求之文義有所不通其所謂始學之人未必能繼妄以大道教之是誣之也則得之而亦深中近世學者之失矣范氏於程子為近但先傳後倦意小不同葢曰孰有先其可而傳之孰有後其不可而倦教譬諸草木區以別矣亦度其可而已此意亦善更審其去取可也謝說則源於程子之意而失之遠矣夫下學而極其道固

上達矣然此方論下學之始為未遽及夫極其道而上達之意也上達固非師之所能與然此方論為師教人之序未遽及夫師無與焉之妙也不吝之心一也而一金天下則其指之有難易之殊不懼之心一也而平地高臺則其習之有先後之序必如謝氏之說將使學者先獲而後難不安於下學而妄意於上達且謂為學之道盡於灑埽應對進退之間而無復格物致知修身齊家之事也其與子夏程子之意正

相反矣曰程子亦常以理無大小而灑埽應對精義入神者不異何以異於謝氏之意而以為相反何也曰程子所謂必有所以然者以為同出於理之自然也謝氏以必正心誠意而後能者則以為同出於心之使然也程子所謂慎獨者則不敢忽其小者以求其理之所當謝氏獨以着心為言則又如其論顔子克己曾子貴道之説初不問理之是非而唯吾心之所欲為也然此其失之小者耳程子雖以理無大小

為言然其意則以明夫小不謹則將害其大小不盡則不可以進於大而欲使人謹其小者以馴致其大者耳如謝氏之云則反使人恃其小者以自大而謂夫大者之真不過如此也此豈非相反之尤者哉曰其與子夏相反者又何也曰子夏正以次序為言而謝氏以為無次序子夏以草木為區別而謝氏乃以為曲直則一子夏以唯聖人為有始卒而謝氏則無聖人衆人之分此其相反亦可見矣曰楊氏如何曰

楊氏先傳後倦之失同於張子聖人所謂性與天道以下數語雖似嚴密然亦有但知小學而無復大學之病尹氏說則善矣而大小本末皆所以為道雖有不同而實無草木之别者數語為未安似亦未免謝氏之失也胡氏論游夏之學其意亦善胡氏曰人之資禀不同故夫子引而進之之術不一味游夏之言子游敏於聞道而脫略於小物施之武城者一也子夏從事小物而後有得施諸小子者一也曰蘇氏之說若有未醇者子之取焉何也曰是其所言於聖門教學次序之意固未為知

之者然吾亦取其有以深中近世學者之獘而已彼所謂中有以受之者以吾能推之則亦由其序而漸進至於浹洽貫通而自得之之謂耳又子夏所謂焉可誣者專自教者而言而以師生相欺為説亦其小疵然教者既欺其徒則受教者以欺應之亦必然之理也

或問十三章之言先仕而後學何也曰仕優則學為已仕者言也葢時必有仕而不學如原伯魯者故有是

言學優而仕為未仕者言也蓋未有以明乎修己治人之道則未可以仕耳子産於子皮有製錦之譏而夫子亦悅漆雕之對惡子路之佞程子以少年登高科席勢為美官者為不幸其意亦猶是耳子夏此章以先後之次推之其本意蓋如此而推其餘意則又以明夫仕未優而學則不免有背公徇私之失學已優而不仕則亦不免有愛身忘物之累當時恐或兼有此意也曰諸說如何曰程子學優則仕呂氏仕優則

學之既得其正意程子仕優呂氏學優得其餘意而

范氏有餘而後可以及人楊氏念終始典于學皆以

學為主尤為得其大意侯氏暇時之說亦善葢非必

謂其沛然充足有以過人也謝氏别為一意亦過高

而失子夏之意矣此所謂學亦學文之意耳

或問十四章之說曰謝楊之說善矣然所引二言皆不

得已而去之意今直以為致哀而止則將有直情徑

行之失其獘將有如棘子成之言者矣其脱略小物

之驗於此亦可見也范氏之說則又失之子游之言本為不及其情而過於文飾者耳范氏乃以不敢過其情為說則於致字之義為無所當矣

或問十五章之說曰楊氏以為過之故未仁詞若有未盡者若過於厚則亦何害其為仁耶且子游之所謂難能者蓋美之之辭而有譏之之意故又曰然而未仁則非直以是為未仁矣楊氏於其語意之間似亦未盡其曲折也

或問十六章之說曰程子范尹得之曾子堂堂之云亦猶子游難能之意耳謝氏乃以其不害為仁其失與楊氏前章之説正相反然范氏辭不謹嚴其失為尤甚也而楊氏於此章又以莊而難親為子張之病似亦未然莊不害於自持非仁之病也以是為病則夫漫然無廉隅之守使人人皆得狎而易之者又可以為仁乎二家之論皆出於氣象之偏學者不可不審察也雖與並為仁則謝楊皆謂曾子病夫子張之不

可輔而為仁也以文意求之葢病其疎略簡倨而於已無切偲之益觀感之助耳葢曾子之學主於誠身故其意雖病子張之未仁而其言必反於已與子游若小異焉若曰子張之不可輔而為仁又何與於我而病之耶且曾子之年輩視子張為先進亦不應直譏之如此

或問十七章之說曰程子之說本為孟子養生送死之義而發非正以釋此章之意也葢曾子之意本以通

論常物之大情而非立敎諭人之語也其與孟子養生送死之云所指亦不同矣而楊氏乃引以為說恐亦未安謝氏所謂必信必誠者其失亦然唯尹氏所引親喪自盡之言疑與曾子意合而其下所謂於此不誠惡乎用其誠者則推曾子之意以責夫人之當然而不然者耳非正以此章之意為及此也

或問鄧氏十八章之說其詳可得聞乎曰鄧氏之言曰獻子歷相三君五十年魯人謂之社稷之臣則其臣

必質其政必善矣莊子年少嗣立又與季孫宿同朝
宿父文子忠於公室宿皆不能守而改之莊子乃獨能
不改其父之臣與父之政而終身焉是孔子之所謂
難也若父之臣與父之政有不善而不改則是成其
父之惡耳惡得為孝哉曰諸說如何曰范呂蓋嫌於
元祐之改熙寧也故不及道其常而遽以變為正也
此雖君子之過然心一有偏而其不可揜者如此學
者亦因可以自警省矣謝氏之過已論於首篇矣楊

侯說則考其事之未詳而所以為說亦未免於隱忍遷就之失也葢其天資簡靜和厚而憚於改作之煩故其言如此吾已論之於長府之章矣尹氏之說以之泛論則善矣然於孟莊子之事則亦考之未詳也

或問十九章之說曰范氏尹氏得之但尹氏所謂不足喜者其辭若以為事小而不足乎喜之意則非也曾子之意正以為深可哀矜而有所不忍耳今曰不足殊不見古人怵惕惻隱之意楊侯氏皆引政散民流

為說亦非是所謂民散特以其生業不厚教化不修內則無尊君親上之心外則無仰事俯育之頼是以恩疎義薄不相維繫而日有離散之心耳

或問二十章之說曰范謝尹氏得之然三者之中范氏寛平尹氏畏謹而謝氏少覺粗厲矣呂楊之說則尤恐未安也

或問二十一章之說曰聖賢之責改過如此論語一書蓋屢致意焉然亦不得已而開其自新之路耳今謝

氏乃謂德性天也過不足以梏亡之過而能改則亦何傷於全德則使學者之心輕慢放肆而不復有謹於其初之意矣學者宜深察之范楊意亦類此但其說不至如是之甚耳侯尹之說為善而尹氏尤精約其論人皆見之之意直以其過失暴著有不可揜者最得文意范氏以為寡過故人皆見之說者又有以為君子之過顯白易見無文飾揜蔽之私故人皆得而見之恐亦不必如此人皆仰之亦復其常耳范氏

以為政而益光楊氏以成湯之事當之似亦非是

或問二十二章之說范氏於文意不切而氣象平正亦足以見其所存矣楊侯之說則有過之者曰何以言文武之道為周之禮樂也曰此固好高者之所不樂聞然其文意不過如此以未墜在人之云者考之則可見矣若曰道無適而非惟所取而得則又何時墜地且何必賢者識其大不賢者識其小而後得師耶此所謂人正謂老聃萇弘郯子師襄之儔耳若入大廟

而毋事問焉則廟之祝史亦其一師也大率近世學者習於老佛之言皆有厭薄事實貪鶩高遠之意故其說常如此不可以不戒也然彼所謂無適而非者亦豈離於文章禮樂之間哉但子貢本意則正指其事實而言不如是之空虛恍惚而無所據也

或問二十三章之說曰范氏得之唯聖人豈以難知而自表見云者為無所當耳張敬夫說亦善張敬夫曰武叔亦豈真能知子貢者使果知之則於夫子之門當求其所以入者而不暇矣

或問二十四章之說曰此無他說惟范氏所謂多設不欲見者恐非文意而謝氏抗激之弊尤非聖賢之心耳大抵謝說多有此意自首篇之旨已如此矣日月之喻但取其至高范楊說皆非是尹氏以益見觧多見以文義考之不若古注之訓衹也且字書說本如此其必有所自矣

或問卒章之說曰程張至矣范楊得矣楊氏論不可階而升者甚善而曰顔子亦見其卓爾而已則其知顔

子也亦淺矣

四書或問卷二十四

四書或問卷二十五

宋 朱子 撰

論語

堯曰第二十凡三章

或問堯舜禹之相授皆有歷數之說范氏之意若以治歷明時為人君之事者而謝氏以歷數有歸而言則又若後世讖緯之學者其論不同奈何曰以文意考

之則謝氏得之矣葢帝王相承其次第之數若歷之歲月日時亦有先後之序也然聖人所以知其序之屬於此人則以其人之德知之非若讖緯之說徒以其姓名見於圖籙而為言也范氏葢避此而遷就其說殊不知以德而言則自無後世妖妄之嫌而人君之事豈特治歷明時之一端而已哉曰執中之說程子范游楊氏之說不同如何曰程子備矣葢聖賢所言中有二義大本云者喜怒哀樂未發之時之理其

氣象如此也中庸云者理之在事而無過不及之地也此曰允執其中葢以其在事者而言若天下之大本則不可得而執矣且聖人之道時止時行夫豈專以塊然不動者為是而守之哉故程子以事事物物言之而又曰允執厥中所以行之以是而觀則三家之失亦可見矣游氏自適當其可以下文與程子之說不異而其取譬復兼言之豈其擇之有未精者遂合二者而一之與曰四海困窮范氏葢推孔氏書傳

之意言之子之不從何也曰亦以文考之而知其不然也葢以為戒之之辭則辭意連屬初無間斷空闕之處若如孔傳之説則困窮之下便言天祿永終初無丁寧付囑之意若如范氏之説則所謂各得其所者於書之文初亦未嘗有所見也曰述湯之語諸説不同何也曰以書考之則張子失之而范説為得矣但以簡在帝心為以其如此故不敢自私則亦失之葢此亦謂不敢自私而聽天所命耳曰周有大賚之

說如何曰詩之序曰賚大封於廟也賚予也言所以錫予善人也葢克商賞功之時樂記所謂將帥之士使為諸侯者也然則范氏亦得之矣曰周親之說如何曰以書文考之當然范氏之說因上文而以周親為周室之親其意亦善但於書文為不合耳曰自謹權量以下謝楊之說孰優曰是亦多相發明者未可以優劣論但民食喪祭謝氏以為民之三事為愈於楊而楊引孟子之意亦佳也寛則得衆以下二說皆善

但楊若以為信則民任其事者任倚仗也恐失文意而公則說之云則亦過矣民任說見第十七篇第六章公則舉措合於人心而人自說服如管仲奪駢邑者蓋亦近之未有王霸之辨也曰謝氏聖人存心之說如何曰是其詞氣有不和者然於學者亦有益矣但以為夫子歷叙數聖人之語則不若楊氏以為記者所載以明二十篇之大旨者為得也蘇氏疑此章有顛倒失次者恐或有之蘇氏曰此章雜取大禹謨湯誥太誓武成之文而顛

倒失次不可復考由此推之論語蓋孔子之遺書簡編絕亂有不可知者如周八士周公語魯公邦君夫人之稱非獨載孔子與弟子之言行也

曰謝氏所謂固結民心者似未免乎有為而為之者如何曰是其言則誠若有病然其下文所謂道當如此而非違道以干之者足以之自解矣程子有言以聖人之公言之固至誠求天下之比以安民也以後王之私言之不求下民之附則危亡至矣以此觀之則謝氏之言固為治者所不廢但非所以語聖人耳

或問五美之説曰惠而不費勞而不怨則謝氏得之矣欲而不貪泰而不驕則胡氏得之矣胡氏曰在人上者大欲為多不能窒之則其貪無時而已惟反是心以欲仁則求諸已而必得何物足以累其心夫何貪泰者安舒自得之謂近於驕矣然君子之心一主於敬不以彼之衆寡小大而二其心則其自處未嘗不安而何驕之有威而不猛非作威也葢作威而欲人之畏已則必至於猛正其衣冠尊其瞻視以自修而已矣非欲人之畏已也然百姓望其容貌顔色之儼然而知其不可慢也則何猛之有哉他説亦無大可論者但謝氏所

謂泰而不驕者則未見其泰而反不免於驕耳問四惡曰虐也暴也賊也謝說得之但所謂賊仁者非是有司之說則楊氏為當曾氏以為如項羽刻印刓忍不能予之類張敬夫以為人上而為有司之事失人心而召禍亂未必不由此亦皆得之然張氏之說則唐德宗其當之乎謝氏之說於文義尤有所不通云曰謝氏之總論奈何曰彼以世俗無道之政言之固有如是者矣然若此之流葢已不在可論之域況言

之至於如此則吾之辭氣得無亦有未平者乎

或問卒章之說曰程子之言其大㫖然矣然以樂天知命為通上下而言則有不可曉者葢通上而言則是聖人亦知命也而又以為聖人不須言知命通下而言則是衆人亦樂天也夫樂天之事豈衆人之所及哉第二說以聖人言命為中人以上者設夫中人以上固與上智者有間然限以中人以上而不通乎下則中人以下者豈可以其終不及此而棄絶之哉第

三說謂有諸已然後知言則能格物窮理語意倒置亦不可曉葢以序言則曰格物窮理然後能知言知言而踐履以實之然後能有諸已其可也今其言乃如此皆與平日之言不類豈亦一時議論之間記錄者偶失其真而致此與姑論而闕之可也范氏所謂知命事天之事者似以命為天理之所賦命固天理之所賦也然有指理而言者有指氣而言者吾於公伯寮章已辨之矣縱以此章所謂知命為知理則亦

知天之事而未及乎事天也又謂知言所以治人亦非本文之意謝氏知命之說得之至以知禮為知理則非也葢此章所謂禮止指禮文而言耳若推本言之以為理在其中則可今乃厭其所謂禮文之為淺近而慕夫高遠之理遂至於以理易禮而不復徵於履踐之實則亦使人何所據而能立耶知言之說亦為得之但所謂係其所養者則亦近於程子有諸已之謂者楊氏知命之說其過甚於范氏知禮之說則

得之至於知言之說則又甚矣夫此章所謂知人者亦兼乎古今賢不肖而言今乃言古而不及今言聖賢而不及乎愚不肖葢欲牽夫三句之說而一之又欲專乎內而不分乎外且必欲即夫論語之書而為之說故其失至此耳尹氏事天之說似范氏動不違於理似謝氏然曰窮達得喪無所動其心則范氏有所不及謂知禮則不違於理者亦非便以禮訓理如謝氏之甚也章末數句則於讀此書者深有所警不

可以不熟察而深念之也此外則胡氏之說亦善葢合韓公蘇公之說而為言耳胡氏曰一定而不可易者命也人不知命常求其所不可得避其所不可免斯所以徒喪所守而為小人也

四書或問卷二十五

欽定四庫全書

四書或問卷二十六

宋　朱子　撰

孟子

或問孟子不見諸侯此其見梁惠王何也曰不見諸侯者不先往見也見梁惠王者荅其禮也葢先王之禮未仕者不得見於諸侯戰國之時士鮮自重而孟子獨守先王之禮故其所居之國而不仕焉則必其君

先就見也然後往見之若異國之君不得越境而來則必以禮貌先焉然後往荅其禮耳故史記以爲梁惠王卑禮厚幣以招賢者而孟子至梁得其事之實矣曰仁義之說奈何曰程子至矣而予於論語之首篇論之亦詳矣曰人之所以爲性者五而獨舉仁義何也曰天地之所以生物者不過乎陰陽五行而五行實一陰陽也故人之所以爲性者雖有仁義禮智信之殊然曰仁義則其大端已舉矣葢以陰陽五行

而言則木火皆陽金水皆陰而土無不在以性而言則禮者仁之餘智者義之歸而信亦無不在也曰然則其或主於愛或主於宜而所施亦有君親之不同何也曰仁者人也其發則專主於愛而愛莫切於愛親故人仁則必不遺其親矣義者宜也其發則事皆得其宜而所宜者莫大於尊君故人義則必不後其君矣曰然則其必為體用而不可混者何也曰仁存諸心性之所以為體也義制夫事性之所以為用也

是豈可以混而無别哉然又有一說焉以其性而言之則皆體也以其情而言之則皆用也以陰陽言之則義體而仁用也以存心制事言之則仁體而義用也錯綜交羅惟其所當而莫不各有條理焉程子之言蓋特舉其一爾曰義以制事而言則固外矣而程子非之柰何曰義之為用則固施於外矣若其施者則又安得而外之乎此其所以有體用之殊而無内外之别學者所宜明辨而熟察之也曰子謂仁義未

嘗不利則是所謂仁義者乃所以為求利之資乎曰不然也仁義天理之自然也居仁由義循天理而不得不然者也然仁義得於此則君臣父子之間以至於天下之事自無一物不得其所者而初非有求利之心也易所謂利者義之和正謂此爾曰然則孟子何不以是為言也曰仁義固無不利矣然以是為言則人之為仁義也不免有求利之心焉一有求利之心則利不可得而其害至矣此孟子所以拔本塞源

而救其弊也且夫利者義之和固聖人之言矣然或不明其意而妄為之說顧有以為義無利則不和故必以利濟義然後合於人情者雖其未聞大道又有陷溺其心而失聖言之本旨然亦可見利之難言矣曰太史公之歎其果知孟子之學耶曰未必知也以其言之偶得其要是以謹而著之耳使其誠知孟子之學也則豈其崇勢利羞賤貧而不自知其非耶曰諸說如何曰程子取字之訓恐不若舊說之為安其

他則皆善矣而其所謂欲之甚則昏蔽而忘義理求
之極則侵奪而致仇怨者則尤切於事情學者所宜
日深省也張子以謀之遠近分主仁義似亦未安然
其所謂爾爲爾我爲我各定其分則得爲義之要矣
范氏之言明白條暢雖雜引經傳之文而無遷就牽
合之病其體與大學傳文相似所以告君者當如此
矣然其所謂利物之利即所謂義之和耳蓋未有不
仁不義而能利物者亦未有能利於物而不享其利

者也楊尹之言則知此矣

或問二章之說曰張子不保其樂之說尚矣其引顔子之樂非孟子之本旨也其曰聖賢言極婉順未嘗咈人情者亦施於此章則可彼或出於人情之不正者又安可以不咈乎楊氏樂民之樂之說亦非本旨合與下文通為一條但引起下文之意耳曰其以利害難易為言者果聖賢之心乎曰此非謂教君以求利而苟幸其言之易行也但其理自如此耳然語意之

閒深以咈其君之欲為慮亦若張子之云者殆皆記者之失也與尹氏麋鹿魚鼈遂性之言則孟子初無此意也亦曰民樂其然則可矣

或問三章之說曰諸說皆善但范氏論王道之始於下文品節之事失於不分先後詳略之序其以狗彘食人食者專為豐年小民之事恐亦未盡然其意則詳備而有可行之實矣楊氏以王道之始一節為仁心仁聞似亦未安蓋不違農時以下固已有法度之施

但未至於詳密耳尹氏又以一章首末皆為王道之始則其考之亦不詳也曰既曰魚鱉不可勝食矣又曰老者然後可以食肉何也曰魚鱉自生之物養其小而食其大老幼之所同也至於雞豚之畜人力所為則非七十之老不得以食之矣先王制度之節始於略而終於詳大率如此曰必五十而後衣帛七十而後食肉何也曰此先王品節之意所以教民尊長敬老而節用勤生也若其意則豈不欲少者之皆衣

帛而食肉哉顧其財有不贍則老者或反不得其所當得耳賈誼有言古之治天下者至纖至悉故其蓄積足恃亦此意也曰謹庠序以申孝弟之義徐氏之說奈何徐氏曰老者衣帛食肉而少者不予則民固已知尊長養老之義矣葢方其養之而教固已行其間然猶以為未也故又為之庠序以申之而致其詳焉曰孟子之意未必然然其為說亦密矣

或問五章之說曰二說皆善但楊氏仁者無敵之言為過耳

或問孟子以梁襄王不似人君不見所畏而譏之然則必以勢位自高而厲威嚴以待物然後得為賢耶曰不然也夫有諸中者必形諸外有人君之德則必有人君之容有人君之容則不必作威而自有可畏之威矣苟無其德而欲矜勢位以厲威嚴是乃所以益見其盈滿而妄作耳曰言之急遽亦何譏耶曰艮之六五以中正而言有序而吕氏之言亦曰志定者其言重以舒不定者其言輕以疾然則言貌固皆內德

之符不惟可以觀人學者雖以自省可也曰孔子居是邦不非其大夫而孟子訟言其君之失如此何耶曰聖賢之分固不同矣且孔子仕於諸侯而孟子為之賓師其地又不同也抑七篇之中無復與襄王言者豈孟子自是而不復久於梁耶曰或謂孟子蓋美襄王之能謙以下人而悅其所問之大爾非譏之也信乎曰若然則孟子之言當有贊美之意不若是其略而易也且果如此曷不遂輔之以有為耶

或問王霸之辨曰董子程子范氏楊氏之言備矣然推其意則猶有可言者古之聖人致誠心以順天理而天下自服王者之道也後之君子能行其道則不必有其位而固已有其德矣故用之則為王者之佐伊尹太公是也不用則為王者之學孔孟是也若夫齊桓晉文則假仁義以濟私欲而已設使僥倖於一時遂得王者之位而居之然其所由則固霸者之道也故漢宣帝自言漢家雜用王霸其自知也明矣但遂

以為制度之當然而斥儒者為不可用則其見之謬耳若尹氏直以本末為言則固有所不盡也曰齊王不忍一牛之死其事微矣而孟子遽以是心為足以王者何也曰不忍者心之發而仁者天地生物之心而人之所得以為心者也是心之存則其於親也必知所以親之於民也必知所以仁之於物也必知所以愛之矣然人或蔽於物欲之私而失其本心之正故其所發有不然者然其根於天地之性者則終不

可得而亡也故閒而值其不蔽之時則必隨事而發見焉若齊王之興兵結怨而急於戰伐之功則其所蔽為不淺矣然其不忍一牛之死則不可不謂之惻隱之發而仁之端也古之聖王所以博施濟衆而仁覆天下亦即是心以推之而已豈自外至哉王既不能自知而反以桓文為問則孟子安得不指此而開示之耶然戰國之時舉世沒於功利而不知仁義之固有齊之百姓又未見王之所以及民之功是以疑

其貪一牛之利非孟子得其本心之正而有以通天下之志盡人物之情亦孰知此為本心之發而足以王於天下哉曰然則孟子既告之矣而王猶不能自得其說何也曰固也是其蔽之極深是以暫明而遽昧也曰君子之遠庖厨何也曰禽獸之生雖與人異然原其禀氣賦形之所自而察其悅生惡死之大情則亦未始不與人同也故君子嘗見其生則不忍見其死嘗聞其聲則不忍食其肉葢本心之發自有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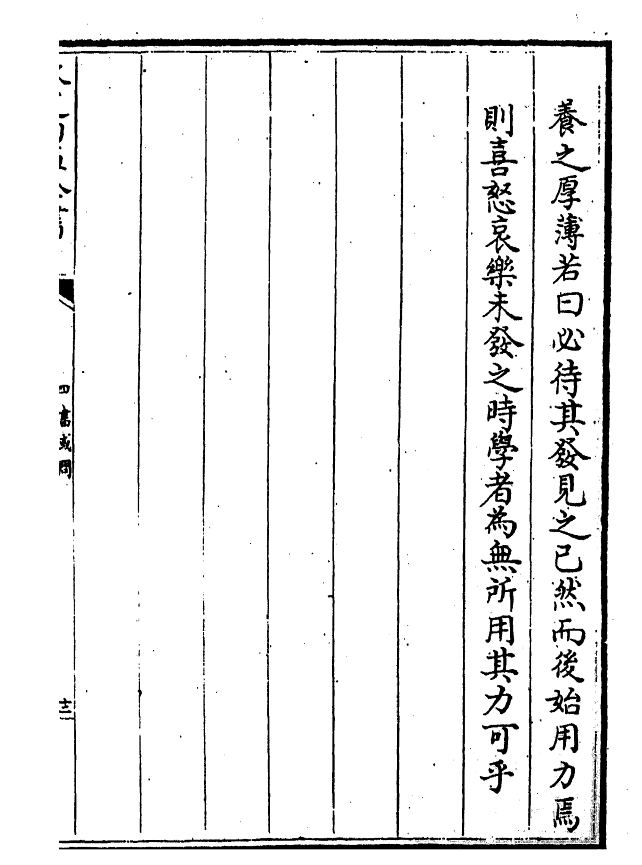
能已者非有所為而為之也曰然則曷為不若浮屠之止殺而撤肉也曰人物並生於天地之間本同一理而禀氣有異焉禀其清明純粹則為人禀其昏濁偏駁則為物故人之與人自為同類而物莫得以班焉乃天理人心之自然非有所造作而故為是等差也故君子之於民則仁之雖其有罪猶不得已然後斷以義而殺之於物則愛之而已食之以時用之以禮不身翦不暴殄而既足以盡於吾心矣其愛之者

仁也其殺之者義也人物異等仁義不偏此先王之
道所以為正非異端之比也彼浮屠之於物則固仁
之過矣而於其親乃反恝然其無情也其錯亂顛倒
乃如此而又何足法哉曰器成而釁之禮也今以小
不忍而易以次牲可乎曰釁鍾禮之小者失之未足
以病夫大體而不忍之心仁之端也由是充之則仁
有不可勝用者其大小輕重之際蓋有分矣孟子所
以急於此而緩於彼豈無意哉曰所謂見牛未見羊

者豈必見之而後有是心耶曰心體渾然無内外動靜始終之間未見之時此心固自若也但未感而無自以發耳然齊王之不忍施於見聞之所及又正合乎愛物淺深之宜若仁民之心則豈為其不見之故而忍以無罪殺之哉且觀齊王聞孟子之言而心復有戚戚焉則此心之未嘗亡而感之無不應者又可見矣曰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而天下可運於掌何也曰天地之間人物之衆其理本

一而分未嘗不殊也以其理一故推己可以及人以其分殊故立愛必自親始為天下者誠能以其心而不失其序則雖天下之大而親疎遠邇無一物不得其所焉其治豈不易哉曰諸說如何曰程子張子之言皆至矣但張子論孟子獨不言易者則孟子於禮猶有所未學者恐未必如此說也范氏諸說皆善但以齊王不能推其所為不能舉斯心加諸彼則孟子此言正謂推近及遠者發以明齊王能遠遺近之失

欲其於此深識其本而善推之非欲其反推愛物之心以及於仁民也其曰心有輕重長短而又曰當以心為權度試稱量之語若有病然輕重長短之當然固本心之正理其為權度而稱量之者亦以此心之用而反求之耳曰有以齊王愛牛之說明學者求仁之事者曰此心之發在人不同能察識存養而擴充之則可以至於仁矣曰此心之發固當察存養而擴充之矣然其明暗通塞之幾乃存乎平日所以涵



養之厚薄若曰必待其發見之已然而後始用力焉

則喜怒哀樂未發之時學者爲無所用其力可乎

四書或問卷二十六

四書或問卷二十七

宋　朱子　撰

孟子

或問首章范楊之說不同何也曰非不同也范氏以孟子之言為救時之急務而楊氏亦以為姑正其本則其意固皆以為使孟子得政於齊則夫所謂世俗之樂者必將以漸而去之矣但二公之說皆有所未竟

故使人不能無疑然從范氏之說而失之不過為失孟子之微意而未害乎為邦之正道從楊氏之說而失之則是古樂終不必復今樂終不必廢而於孟子之意為邦之道將兩失之此不可以不審也

或問樂天畏天之說其詳復有可得而聞者乎曰予聞之亡友何叔京曰仁者以天下為度一視而同仁惟欲使人各得其所不復計彼此强弱之勢故以大事小而不以為難如葛與昆夷之無道湯文懿懃而厚

卹之及夫終不可化而禍及於人然後不得已而征
伐之仁之至也智者達於事變而知理之當然故以
小事大而不敢忽然而必自强於政治期於有以自
立功如獯鬻與吳之方强太王勾踐外卑躬而事之
內則治其國家利其民人終焉或興王業或刷其恥
此智之明也使湯文保養夷葛惡極而不能去是不
仁而縱亂也使太王句踐惟敵人之畏而終不能自
强是無恥而苟安也又何取於仁智哉其說當矣曰

畏天之威于時保之此周頌之言保天下之事也而以畏天為言何哉曰聖賢之言各有攸當彼以成王而言則固以畏天而能保文武之天下矣且古人引詩斷章取義固不如是之拘也曰孟子之引詩書文多與今本不同當以何者為正曰古者詩書簡冊重大學者不能人有其藏師弟子間類皆口相授受故其傳多不同要亦互有得失不可以一槩論也諸說如何曰程子至矣呂氏亦得之尹氏論智者之心以

為用謀而獲盜則貶之過矣

或問楊氏徵招角招之説如何曰巧矣然未有以知其説之為然也

或問説者或謂明堂者齊王僭禮之所為信乎曰不然也漢書猶言泰山東北阯古時有明堂處則趙氏之説不誣矣曰范氏楊氏貨色之説不同奈何曰范氏之説正矣其愛君之切而欲窒其利欲之原其意亦已深矣然於孟子因機納諫之權剖析毫釐之妙則

有所未察也葢謂公劉齊王同為好貨特以公私之異而有厚民賊民之分則其勢不甚相遠而不難於矯革若直謂此為厚民而彼為好貨則其勢隔絶而不復可以相移矣然此猶特為守正而不變之論耳至謂太王之事為正家則避難倉皇之際攜其婦子而來何以見其所謂正家者哉是愛其君之切欲其言之美而不虞其説之牽强而不足以取也其亦誤矣至於楊氏并前章好勇者為説則有意乎孟子

之權矣然於孟子陳善閉邪之正似亦未察於毫釐之際也葢齊王之小勇正所以害夫達德故孟子請其無好此勇而大之非欲其反此小勇而大之也好貨好色人情所不免但齊王專於私已而不思及民故孟子欲其與民同之非欲因其邪心而利道之也此其為失特辭義名言之間有所不盡非有甚害然其說恐未免於曲學阿世之譏也易所謂遇主於巷者以程傳考之亦不如此後段所論紹述則善矣然

不敢正言熙豐之失則意亦有所未盡者讀者詳之

或問進賢如不得已之說曰張子之說恐不然楊氏後段之意甚善齊王之所以無臣正坐此耳

或問伐燕之事孟子以為宣王史記荀子以為湣王而司馬溫公通鑑從孟子蘇氏古史從史記荀子是孰為得之邪曰此則無他可考矣然通鑑之例凡前史異同必著其說於考異而此亦無說不知其何據也曰文武之事與齊之取燕若不同者而孟子引之何

耶曰張子二條其言詳矣第深考之則於文武之心

孟子之意其庶幾乎

或問十一章之説曰范氏之説深切而詳明矣

或問孟子告滕文公以太王之事何也曰李氏之言得

之矣李氏曰孟子數語文公以太王之事蓋以其國小入弱不過能為善以待子孫其次則效死而已固不以湯文之事望之也然當時諸侯賢而有禮能篤信孟子之言而力行之未有能過之者惜其國小入弱非有湯文之德不能以興起耳故曰雖有知慧不如乘勢雖有鎡基不如待時此之謂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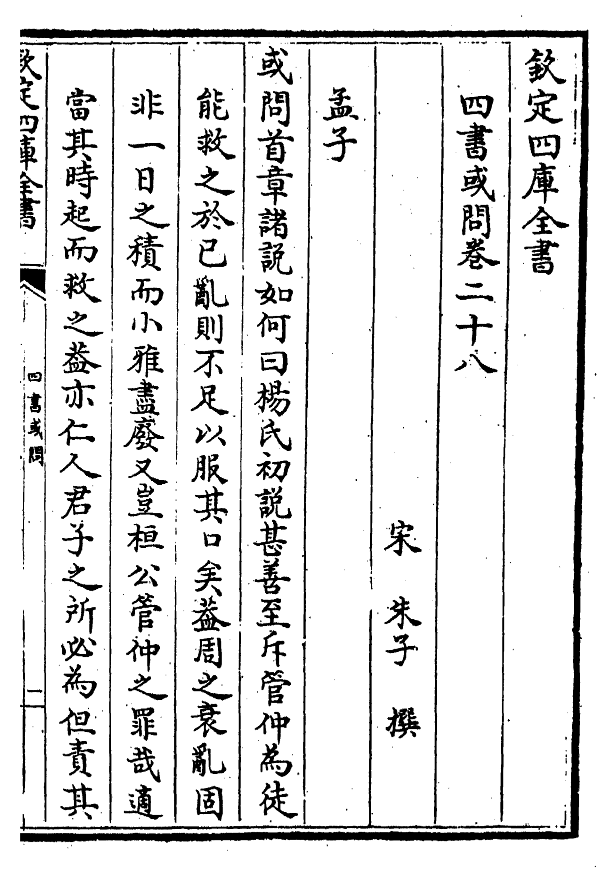
或問十五章之説曰程子至矣然其曰大賢以上不可

以禮法拘者權而得中是亦禮法而已矣但常人未至於此則不可輕效聖賢之所為寧不盡乎禮法之變而不可失其常也范氏論仁人所以不私其身者不足以議仁人之心至謂天下之得失不足為憂喜者又失於過高太王葢不得已而去其先人之國豈以非憂樂之所係而輕之哉其論去邠世守之際亦不如楊氏之精當尹氏人心向背之云亦非孟子之意也

或問卒章之說曰范氏所言魯侯不可言天者甚善蓋

出於李泌君相不可言命之說

四書或問卷二十七



欽定四庫全書

四書或問卷二十八

宋 朱子 撰

孟子

或問首章諸說如何曰楊氏初說甚善至斥管仲為徒能救之於已亂則不足以服其口矣蓋周之衰亂固非一日之積而小雅盡廢又豈桓公管仲之罪哉適當其時起而救之蓋亦仁人君子之所必為但責其

非有至公血誠之心以復於文武規模之盛則管仲無所逃其責而其辭意又若有所遺者豈記者失之與其以專封一事為不尊周之驗亦未足以見其心術之隱微至論五霸假之管仲知義之說則皆得之矣

或問孟子之不動心何也曰盡心知性無所疑惑動皆合義無所畏怯雖當盛位行大道亦沛然行其所無事而已何動心之有易所謂不疑其所行者蓋如此

而孔子之不惑亦其事也曰孟施舍之於曾子北宫黝之於子夏柰何曰二人勇力之士耳孟子特以其氣象之所似而明之非以其道為同乎二子也程子之言得之矣曰孟子既以孟施舍為守約矣又曰舍之守氣不如曾子之守約何也曰守約云者言其所守之得其要耳非以約為一物而可守也葢黝舍皆守氣以養勇然以黝比舍則舍之守為得其要至以舍而比於曾子則曾子之守尤為得其要也今謂約

為一物而可守而遂以守氣不如守約為言則是約者孟子既以與孟施舍矣而可又奪而歸之曾子耶曰如子之言則告子之所不得者已之言也孟子之所知者他人之言二者亦不同矣而以一說貫之何耶曰是亦嘗欲一之矣然以告子之所不得為人之言則與其下文心若氣者為不類而所謂勿求諸心者與後所謂生於其心者亦復不同以孟子之所知為已之言則不應無一辭之合理而常自處於詖淫

邪遁之間也是以反復推之而得其説如此葢告子不自知其言之所以失而孟子乃兼貫物我舉天下之言所以失者而知之是以其心正理明而無疑於天下之故至其由是以集義而無不慊於心則非義之義亦不得以入於其間而真無不慊於心矣曰或者以為言者名義之云也告子之學先求諸外而後求之於内如此必先得仁之名而後求諸心以為仁必先得義之名然後求諸心以為義若孟子則先得

諸心而所行自無不合於仁義不待求之於名義之間也信乎曰是説美矣而未然也夫告子之學他雖無所考證然以孟子此章之言反復求之則亦有曉然可見而無疑者葢其先引告子之言以張本於前後言已之所長以着明於後今以其同者而比之則告子所不得之言即孟子所知之言告子所勿求之氣即孟子所養之氣也以其異者而反之則凡告子之所以失即孟子之所以得孟子之所以得即告子

之所以失也是其彼此之相形前後之相應固有不待安排而不可得移易者若必曰言者名義之云則是說截然横入於此章之中於前何所承於後何所起乎就如其言則聖賢之教所謂學問思辨而力行之者是亦先得其名義而後求之於心行之於身也使告子專求名義而不復求之於心則固不可今以其言推之則其已得諸言者固將求之於心也而又何云此乎為是說者求之文辭義理而驗以躬行之

實無一可者若從其説則是變聖門博文約禮之教為異端坐禪入定之學也豈不誣前哲而誤後來之甚乎抑後篇告子論性數章皆卒然立論而辭窮即止無復思惟辨論之意是又吾所謂不得於言而不求諸心之一驗而其所謂勿求者二亦文同而意異葢一以為無益有損而不可求一以為理所必無而不必求讀者審之則得其文意而知其所以失矣曰持志養氣之為交養何也曰持志所以直其内也無

暴其氣所以防於外也兩者各致其功而無所偏廢

焉則志正而氣自完氣完而志益正其於存養之功

且將無一息之不存矣曰程子所謂志動氣者什九

氣動志者什一何也曰此言其多少之分也而孟子

所以猶有取於勿求於氣之云者而不盡善之於此

亦可見矣曰知言養氣之說如何曰程子謝氏得之

矣蓋孟子之不動心知言以開其前故無所疑養氣

以培其後故無所懾如智勇之將勝敗之形得失之

算已判然於胸中而熊虎貔貅百萬之衆又皆望其旌麾聽其金鼓為之赴湯蹈火有死無二是以千里轉戰所向無前其視告子之不動心正猶勇夫悍卒初無制勝料敵之謀又無蚍蜉蟻子之援徒恃其所養勇而挺身以赴敵也其不為人擒者特幸而已曰趙氏以至大至剛以直為句而程子從之有成說矣子之不從何也曰程子之前固有以至大至剛四字為句者矣則此讀疑亦有所自來不獨出於近世

之俗師也今以直字屬之上句則與剛字語意重複

徒為贅剩而無他發明若以直字屬之下句則既無

此病而與上文自反而縮之意首尾相應脉絡貫通

是以寧舍趙程而從俗師之説葢亦有所不獲已耳

大抵此章文勢雖若斷絶而意實連貫如告子之不

得於言之言勿求於氣之氣與孟子之知言養氣亦

是隔數十句而互相發明與此相類若如諸説則間

斷隔絶都無干涉未論義理之如何亦不復成文字

矣曰諸說固有以直養為句者矣不取其說何也曰其讀雖同而所以為說者不本於自反而縮之云則非孟子之意矣若楊氏以勿暴為直揠苗為曲則非惟不得直字之說又并勿暴揠苗者而亂之也曰何以言氣之配義與道也曰道體也義用也二者皆理也形而上者也氣也者器也形而下者也以本體言之則有是理然後有是氣而理之所以行又必因氣以為質也以人言之則必明道集義然後能生浩然

之氣而義與道也又因是氣而後得以行焉葢三者雖有上下體用之殊然其渾合而無間也乃如此苟為不知所以養焉而有以害之則理自理氣自氣其浩然而充者且為慊然之餒矣或略知道氣之為貴而欲恃之以有為亦且散漫蕭索而不能以自振矣曰氣所以配乎道義者也而又曰集義所生何耶曰是則程子金器土山之喻至矣而吾所謂有理然後有氣故必明道集義然後能生浩然之氣者亦詳且

明矣曰孟子深闢義外之說矣而其言曰集義又似有取乎彼而集之於此者何也曰義者心之所以制事而合宜之謂也事物之來無不以義裁之而必合其宜焉是則所謂集義者也豈曰取於彼而集於此哉曰有事勿正勿忘勿助何謂也曰必有事焉言必當有所事乎此也（如有事於顓臾有事於上帝之類）勿正者言不可預期其效也（春秋傳曰師出不正反戰不正勝言其不可期也）心勿忘者言不可忘其所有事也勿助長者不可強其所未充也大

抵今人之學或以預為之期而不為其事其或能有所為者則亦必期其功期而不至則或以為無益而忘之或不勝其欲速而助之此衆人之通患也故孟子言養氣者唯當集義以為事而不可期於襲取之功不可以集義為無益而忘之又不可以其氣未充而助之也然則助長之害甚於舍之何也曰舍之之害特不察乎義之所在無以慊足其心而已助之長則知其不慊而又作為以張之也較是二者其為罪之輕

重可見矣曰以上下文意推之孟子之所謂有事者集義而已至於程子之論則毎以有事於敬為言何哉曰孟子之學以義為養氣之本程子之學以敬為入德之門此其言之所以異也然義非敬則不能以自集故孟子雖言集義而必先之以持志敬非義不能以自行故程子雖言持敬而於其門人有事於敬之間亦未嘗不以集義為言也曰程子所謂活潑潑地者何也曰此所以形容天理流行自然之妙也葢

無所事而忘則人欲之私作正焉而助之長則其用
心之過亦不免於人欲之私也故必絕是二者之累
而後天理自然之妙得以流行發見於日用之間若
鳶之飛而戾於天也魚之躍而出於淵也若曾點之
浴沂風雩而詠以歸也活潑潑地者蓋以俗語明之
取其易知而已或者乃以此語為原於禪學則誤也
曰諸說如何曰謝氏仁智心得其正之說是也他說
則多可疑至習忘之說則所以訓其有事焉而勿正

者似或失其文義其曰以天自處者則失之過高又
以上下察為察見天理亦非字義也或曰上文兼言
志氣而以持志為主此乃專言養氣而不及持志何
耶曰養氣以集義為功而集義以居敬為本此言集
義則固非持志不能矣程子曰志為之主乃能生浩
然之氣至於浩氣已成則又何者為志氣之別乎謂
此也曰范氏知言之說如何曰其論正矣然孟子以
知言為養氣之本而彼以聽言之道在先正心則失

其序矣曰張子呂氏四辭之别如何曰詖而不安則必為淫辭以張其說淫而過實則必有邪辭以離於道邪必有窮故必為遁辭以自解免凡曰異端無不具此故程子以為楊墨兼有而張子亦以釋氏為然

張子曰釋氏之言流遁失守窮大則淫淫則詖致曲則邪邪求之一卷之中此弊數數行不必指一人以主一事也曰舊讀夫子既聖以下方為公孫之問今以宰我以下皆為問辭何也曰此林氏之說也林氏之書惟此義為有功耳昔者竊聞以下至具

體而微亦然若以舊說讀之則於上文皆有所不屬矣曰六子之不同何也曰聖人之道大而能博門弟子不能遍觀而盡識也故學焉而各得其性之所近如游夏得其文學子張得其威儀皆一體也惟冉牛閔子顏淵氣質不偏理義完具故其默而識之不言而信者獨能具有聖人之全體但猶役於思勉滯於形迹未若聖人之大而化之無復限量之可言故以為具體而微爾程子之說蓋已得之或者反之以為

顔子合小大而一之所謂微者但未彰著之稱則過矣曰伯夷伊尹之行一不義殺一不辜而得天下有所不為何以言之也曰以其讓國而逃諫伐而餓非其道義一介不以取予於人觀之則可見矣曰此章之義諸說最詳子之所論止此何耶曰此其同異得失之際葢有不勝言者虛心以求孟子之意而後徧考而審擇之庶乎其黑白分矣此固不得而備論之也

或問王霸之别曰以力假仁者不知仁之在已而假之

也以德行仁則其仁在我而惟所行矣以執𩋙濤塗侵曹伐衛之事而觀夫東征西怨虞芮質成者則人心之服與不服可見若七十子之從孔子至於流離飢餓而不去此又非有名位勢力以驅之也孟子真可謂長於譬喻也

或問國家閒暇及是時明其政刑何也曰國家閒暇人心無事日力有餘可以從容審諦而有所為之時也然人情安肆則亦易以怠惰是以因循苟且常失其

可為之時以至於蠱弊積而禍敗生則倉皇廹遽雖欲為之而有所不及矣故惡夫不仁之辱者必及此可為之時而為之則可以無因循之失而有積累之功顧乃不然而欲及此之時肆其荒樂惟恐日之不足其甚者雖明知禍患之來近在朝夕而不暇顧也若高緯楊廣之流是矣其國有不亡哉曰夫子引鴟鴞之詩而歎其知道何也曰孔子誦周公之詩而有感於其言也然聖人之所謂知道者如此而近世陋

儒乃有謂釋氏之徒知道而不可以治世者則亦異乎孔子之言矣夫知道矣而不可以治世則彼所謂道者果何物哉

或問孟子專論不忍人之心而後乃及乎四端何也曰不忍之心即惻隱之心也葢性之為德無所不具總之則為仁義禮智而一以包三者仁也情之所發無所不通總之則惟是四端而一以貫三者惻隱也然則其言之也又安得而無先後輕重之别耶曰子以

四端為情而孟子皆以心言之何也曰心統性情者也故仁義禮智性也四端情也而皆得以心名之葢以其所統者言爾曰其不言信者何也曰程子言之詳矣葢信之於五常猶土之於五行也五行非土不立而土無定位五常非信不有而信非一端故曰誠者物之終始不誠無物此亦可以觀矣曰然則諸說如何曰是皆善矣抑謝顯道身汗面赤實羞惡之發也而程子以為惻隱之心是亦其貫四端之一驗也

與其他如以心為生道分明仁愛性情之異因其惻隱而知其有仁内外交相養等說其旨深矣而吕謝楊尹之說亦皆有所發明讀者宜深味之但孟子方以是非之心為智之端又謂言性者必求其故而謝乃引去智與故之云以為之說則失其旨矣

或問大舜之善與人同何也曰善者天下之公理本無在己在人之别但人有身不能無私於已故有物我之分焉惟舜之心無一毫有我之私是以能公天下

之善以為善而不知其孰為在己孰為在人所謂善與人同也舍己從人言其不先立己而虛心以聽天下之公葢不知善之在己也樂取於人以為善言其見人之善則至誠樂取而行之於身葢不知善之在人也此二者善與人同之目也然謂之舍己者特言其亡私順理而已非謂其已有不善而舍之也謂之樂取者又以見其心與理一安而行之非有利勉之意也此二句本一事特交互言之以見聖人之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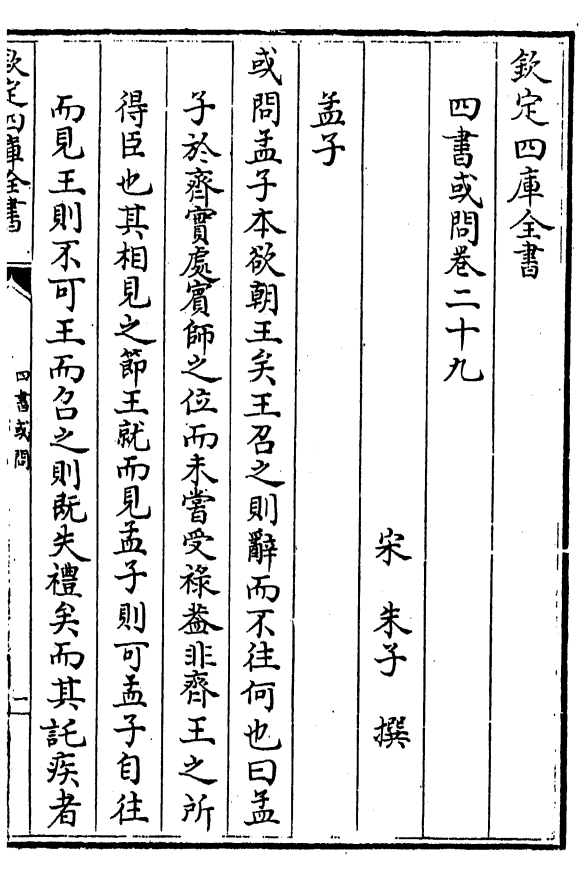
表裏無間如此耳觀其居深山中聞一善言見一善行則若決江河沛然莫之能禦及其格於文祖則詢於四岳闢四門明四目達四聰則其自始及終無一毫之私一息之間可知所謂自耕稼陶漁以至為帝無非取於人者豈虛語哉曰諸說皆善但張子之說雖非本文正意而其言有可玩者謝氏尤有警於學者曰諸說上下疑有闕文

或問卒章程張諸說皆以為隘與不恭非夷惠之過乃

其流之弊耳子之説不然何也曰諸先生之意厚矣

然以孟子之言考之則恐其意未必果然也

四書或問卷二十八



四書或問卷二十九

宋　朱子　撰

孟子

或問孟子本欲朝王矣王召之則辭而不往何也曰孟子於齊實處賓師之位而未嘗受祿蓋非齊王之所得臣也其相見之節王就而見孟子則可孟子自往而見王則不可王而召之則既失禮矣而其託疾者

又不誠也則若之何而可往哉或曰楊氏之説如何

曰以孟子所稱成湯桓公之事觀之則其意不為是

矣且以無所逃而不俟駕有所適而不為臣尤非所

以明君臣之義也

或問比化者無使土親膚舊説以為及親體變化之前無

使土親其膚其於人情合矣吕為不用而别為之説

乎曰以其辭費而卒有所不協也首篇比死者之云

類此而舊説於彼則以為比合敢死之士至此則又

為是說而不顧夫倫類之不通也必如集註之云則庶乎其兩得矣曰不以天下儉其親如子之說其有稽乎曰王氏中說記太原府君之言曰一布被三十年不易曰無為費天下也文意正與此同

或問孟子於沈同之問曷為不盡其辭以告之也曰沈同固非能伐燕者且以其私來問又不言齊之將伐燕也則直以可伐之理告之足矣若遂探其情而預設辭以待之則是猜防險詖之私爾豈所謂聖賢之

心哉且齊雖無道若能拯燕之遺民於水火之中而無殺戮係累之暴則其伐之也亦何為而不可哉史記亦云孟軻謂齊王曰今伐燕此文武之時不可失也此亦當時傳之誤而史氏輕信之耳其曰文武之時則前篇所謂燕民悅則取之燕民不悅則勿取之云爾孟子豈直以文武之事許齊王哉

或問周公管叔之事呂游之說不同何也曰呂氏之疑游氏辨之詳矣其原葢出於程子之說所謂天理人

倫之至者學者宜潛味之

或問泄柳申詳無人乎繆公之側則不能安其身二子之賢其心固如是乎曰非謂二子之心為然也語其勢則然耳若二子之心如此則與世之回面汙行而事君側便嬖之人者何以異乎尹氏之說失之矣

或問去齊出晝諸說如何曰是皆善矣熟玩之可也楊氏齊王猶足為善之說尤有味且其發於憂寐者如此蓋可見其所存之正矣

或問孟子既曰憂天下之憂矣又曰何為不豫何也曰

或問文中子曰聖人有憂乎曰天下皆憂吾獨得不憂聖人有疑乎曰天下皆疑吾獨得不疑或人退文中子曰樂天知命吾何憂窮理盡性吾何疑若孟子不忘天下之憂而亦不害其樂天知命之樂其幾是乎

或問孟子見齊王而有去志矣而其去也則又曰王猶足用為善何也曰齊王無湯武之姿此孟子所以有

去志也然比當時之諸侯則猶有可取者而况孟子居齊之久又當有所啓發而增益於前者且其君臣之義亦略定矣所以將去而不能無眷眷之情也曰張子之說如何曰禮有之曰仕而未有祿者君有饋焉曰獻使焉曰寡君違而君薨弗為服也張子之言蓋取此爾

四書或問卷二十九

欽定四庫全書

四書或問卷三十

宋 朱子 撰

孟子

或問孟子道性善而言必稱堯舜者何也曰性善者以理言之稱堯舜者質其事以實之所以互相發也其言蓋曰知性善則有以知堯舜之必可為矣知堯舜之可為則其於性善也信之益篤而守之益固矣曰

夫子之言性與天道子貢猶有不得而聞者而孟子之言性善乃以語夫未嘗學問之人得無凌節之甚耶曰性命之理若究其所以然而論之則誠有不易言者若其大體之已然則學者固不可以不知也葢必知此然後知天理人欲有賓主之分趨善從惡有順逆之殊董子所謂明於天性知自貴於物然後能知仁義知仁義然後重禮節重禮節然後安處善安處善然後樂循理程子所謂知性善以忠信為本此

先立其大者皆謂此也曰世子疑孟子之言而孟子不之拒何也曰孟子之言非當時之所常聞也故聞者非徒不之信也而亦莫之疑也是其漠然如飄風之過耳亦不可復冀其思繹而信從矣世子復來則豈其思之未得而不舍於心與故孟子之言雖若怪之實則喜其能思而將有以進乎此也或曰孟子之言性善非與惡對之善也特贊美之辭耳信乎曰此亦異乎吾所聞矣夫孟子性善之論至矣而荀揚韓

氏或以為惡或以為混或以為有三品最後釋氏者出然後復有無善無惡之論焉儒者雖習聞乎孟子之說然或未知性之所以為性於是恱於彼說之高而反羞吾說為不及則牽孟子之說以附焉而造為是說以文之葢推性於善惡之前而置孟子於異同之外自以為得性之真而有功於孟氏之門矣而不知其實陷於釋氏之餘直以精神魂魄至麤之質而論仁義禮智至微之理也且又不究秉彛之實德而

指為贊美之空言不察至善之本然而別立無對之
虛位推而言之至以天理人欲為同體特因其發之中
節與否而後有善惡之名焉則亦勞力費辭而無復
彷彿孟子之遺意矣惜乎吾不得從事於其門以質
其說庶乎其有相長之益也曰諸說如何曰張子絶
句之說恐其誤矣尹氏以閒善而從為性善之證秉
彝好德之論也然專以是而言則末矣
或問三年之喪何也曰人子之心無窮也聖人以為子

生三年而後免於父母之懷也故為之立中制節使賢者不得過不肖者不得不及也齊疏之服飦粥之食何也曰服美不安而食旨不甘也其為大本大經何也曰自盡其心者喪禮之大本也三年齊疏飦粥喪禮之大經也孟子生於戰國分爭之際不得見先王之全經矣然其學得孔門之正傳而於文武之道則既識其大者故其考論制度雖若疏濶有如張子之所病者而於大本大經之際則毫釐之間有不可

得而亂者以是為主而酌乎人情世變以文之則禮雖先王未之有者亦可以義起矣後世議禮者不明乎此故常以其節文度數之小不備而不敢為卒以就乎大不備而後已此劉向所以深歎之也然無孟子之學而强欲為之如叔孫通曹褒之流是又不免乎私意之鑿而已矣

或問所言井地之法以周禮諸說考之亦有未悉合者何也曰吾於前章固已論之矣大抵孟子之言雖曰

推本三代之遺制然常舉其大而不必盡於其細也師其意而不必泥於其文也葢其疏通簡易自成一家乃經綸之活法而豈拘儒曲士牽制文義者之所能知哉曰三代授田之多少不同何也曰張子嘗言之矣陳氏徐氏亦有說焉然皆若有可疑者葢田制既定則其溝涂畛域亦必有一定而不可易者今以易代更制毎有增加則其勞民動衆廢壞已成之業使民不得服先疇之田畝其煩擾亦已甚矣不知孟子

之言其所以若此者果何耶陳氏曰夏時洪水方平可耕之地少至商而浸廣及周而大備也徐氏曰古者民質用約故田少而用足後世彌文而用廣故受田之制亦隨時而加焉

曰貢法大禹之遺制而其不善若此何也曰蘇氏林氏嘗言之矣蘇氏曰作法必始於粗終於精古之不為此非不知也勢未及也方其未有貢也以貢為善矣及其既貢而後知其有不善也林氏曰禹貢之法九州之賦有錯出於他等者不以為歲之常數又因遊豫則視其豐凶而補助之周制鄉遂用貢法亦有司稼之官巡野觀稼視年之上下以出斂法則其弊未至如龍子之言乃當時諸侯用貢法之弊耳

曰先王之學教民其效如此後世學校固未嘗廢而獨未覩其效何耶曰

先王之學以明人倫為本故自其咏歌絃誦之間灑埽應對之際所以漸摩誘掖勸勵作成之者無非有以養其愛親敬長之心而教之以修己治人之術是以當是之時百姓親睦風俗淳厚而聖賢出焉後世學校雖存而不復此意所以教之者不過趨時干祿之技而其所以勸勉程督之者又適所以作其躁競無恥之心雖有長材美質可與入於聖賢之域者亦往往反為俗學穨風驅誘破壞而不得有所成就尚

何望其能致化民成俗之效如先王之時哉先生君子益有憂之故程夫子兄弟皆常建言欲以斬變流俗之繆而復於先王之意顧皆屈於俗儒之陋說而不得有所施行也後之君子有能深考其說而申明之其亦庶幾矣乎

或問許行為神農之言而有君民並耕市不二賈之說何耶曰程子之言盡矣然以易考之二者皆神農之所為也當時民淳事簡容或有如許行之說者及乎

世變風移至於唐虞之際則雖神農復生亦當隨時以立政而不容固守其舊矣况許行之妄乃欲以是而行戰國之時乎曰禹之功大矣而孟子以臯陶配之何也曰臯陶之學純粹精密而其陳謨種德明刑弼教為助尤多故舜欲傳位於禹而禹獨讓之則其德業已盛固聖人之偶矣曰尹氏之說如何曰是其為說當矣然亦必有所指非徒言也

或問夷之請見者再而孟子不許何也曰孟子雖以闢

邪說為己任然不過講明其說傳之當世使聞者有以發寤於心而自得之耳固不輕接其人交口競辨以屈吾道之尊也譬如蠻夷寇賊之害聖人固欲去之然豈肯被甲執兵而親與之角哉曰天之生物使之一本而夷子二本何也曰天之生物有血氣者本於父母無血氣者本於根荄皆出於一而無二者也惟其本出於一故其愛亦主於一焉蓋一體而分血氣連屬眷戀之情自不能已固非他人之可比也自

是之外則因其分之親疎遠近而所以為愛者有差焉此儒者之道所以親親仁民以至於愛物而無不各得其所也今夷之乃謂愛無差等則是不知此身之所從出而視其父母無以異於路人也雖其施之先後稍不悖於正理然於親而謂之施焉則亦不知愛之所由立矣是非二本而何哉而說者乃或謂其施由親始之言暗合於吾儒之一本者愚以為差之毫釐繆以千里為是說者亦自不知一本所以為一

本矣又有以愛有差等爲一本者雖無大失而於文義有所未盡葢謂其一本故愛有差等則可直以愛有差等爲一本則不可也曰夷子之學於墨矣而必推其説以求合於儒者何也曰天下之理其本有正而無邪其始有順而無逆故天下之勢正而順者常重而無待於外邪而逆者常輕而不得不資諸人此理勢之必然也且胡不以近世之佛學觀之乎夫吾所以拒彼至矣而彼未嘗不求自附於吾儒者也雖

其陰陽離合有不可信要不如是則吾知其反側而無以自安也其理之悖說之窮於此亦可槩見惜乎世無孟子無能因其所明以誘之者是以卒於漂蕩而不反也

四書或問卷三十

四書或問卷三十一

宋 朱子 撰

孟子

或問大丈夫之說其詳可得聞乎曰廓然大公心不狹隘則所居者真天下之廣居矣履繩蹈矩身不苟安則所立者必天下之正位矣秉彞循理事不苟從則所行者皆天下之大道矣得志與民由之則出而推

此於人也不得志獨行其道則退而樂此於己也如是則富貴豈能誘而淫其心貧賤豈能撓而移其志威武豈能脅而屈其節哉此其下視儀衍之以睢盱側媚得志於一時真可謂妾婦之為而所謂大丈夫者其不在彼而在此也決矣然此數言者皆以居廣居立正位行大道為主而此三言者又以廣居為主也今資治通鑑之書此語乃削去廣居之云而尹氏之於此觧亦不覺其有遺吾皆不能識其何説必不

得已而去則若程子所謂居廣居而行大道者其於本末體用之間庶乎其包舉而無遺也

或問君子之必仕何也曰内則父子外則君臣人之大倫也况君子學先王之道必得君而事之然後有以行其道而及於人使其君為堯舜之君其民為堯舜之民是君子之所願欲也退而窮處葢不得已而然耳

或問孟子之論食志食功之别何也曰食志而不食功

則正士日遠而茍賤不廉之人至食功而不審其大
小之分則梓匠輪輿得以加諸為仁義者上矣
或問湯為童子復讐而四海之内皆知其非富天下何
也曰聖人之心廓然大公表裏洞達故一有所為則
天下信之如雨暘寒暑之無不感而無不通也然書
所謂葛伯仇餉者非孟子之言則人孰知其曲折之
如此哉陽貨歸豚亦類此
或問孟子之欲息邪説距詖行放淫辭而必以正人心

為先者何也曰此探本之言也以聖道之不明是以人心不正而邪說得以乘間入之也曰然則亦明聖道以正人心而已矣又何必為此之紛紛而涉於好辯之嫌乎曰邪說旣入則人心益以不正聖道益以不明矣此又其末之不可不理者也故孟子之道性善稱堯舜必使天下曉然知仁義之所在者此其所以正人心而為息邪距詖之本也排為我斥兼愛必使天下曉然知邪詖之不可由也此其所以息邪距

詖而為正人心之用也葢其體用不偏首尾相應如此然後足以撥亂世而反之正此其所以雖得其本而不免於多言也然豈其心之所好哉亦畏天命悲人窮故不得已而然耳昔湯伐桀而誓其衆曰予畏上帝不敢不正武王伐紂而誓其衆曰予弗順天厥罪惟鈞夫豈好戰也哉孟子之心亦若此而已矣豈得以好辯之小嫌而遂輟不言哉曰其曰能言距楊墨者聖人之徒何也曰吾亦旣言之矣然反其言而

推之則知不討亂賊而謂人勿討者凶逆之黨也不距楊墨而謂人勿距者禽獸之徒也聖賢立法之嚴至於如此可不畏哉可不畏哉曰諸說如何曰程子論楊墨之源流考之有未精者吾已辨之於論語之篇矣克己復禮之說分而為之亦所未曉豈其記錄之差歟若曰佛氏之害甚於楊墨儒者潛心正道不容有差云者則皆至論矣

或問司馬公曰仲子以兄之祿為不義之祿蓋謂其不

以其道事君而得之也以兄之室爲不義之室葢謂其不以其道取於人而成之也君子之責人當探其情仲子之避兄離母豈所顧耶若仲子者誠非中行亦狷者有所不爲也孟子過之何甚與其說奈何曰仲子齊之世家則其禄與室非其兄不義而得之矣設其果以不義得之而非有悖逆作亂之大故則夫母子兄弟之間豈可以是而遂滅天性之恩哉飾小行以妨大倫是乃欺世亂俗之尤先王之所必誅而

不以聽者也所謂狷者則亦言行之間小過乎中而

已夫豈出於倫理之外若是其甚哉

四書或問卷三十一